

(日) 服部宇之吉 編

漢文大系

19



四川大學出版社

域外漢籍叢刊

(第十九冊)

漢文大系



四川大學出版社

第十九册

戰國策正解（十卷）横田惟孝著附安井衡補正……………一

戰國策札記（三卷）清黄丕烈著……………七二一

戰國策解題

戰國策十卷、周策ヨリ中山策ニ至ル、記事ハ韓魏趙ガ智伯ヲ滅スヲ始トシ、荊軻ガ秦ニ入ルニ終ル、衡策ニ靈公ガ彌子瑕ヲ寵スル一節アレド、此節ハ元ト趙策ニアリテ、説士ガ靈公ノ事ヲ引き、其文前後脱落シタルヲ、鮑彪ガ衡策ニ移シタルナレバ、矢張り三哲以下ノ者トスルヲ可トス、記ス所多ク合従連横ノ事ニシテ、變詐百出シテ、訓トナスベカラザル者アレド、春秋ノ後ヨリ秦ニ至ル二百餘年間、興亡成敗ノ事迹ハ此ノ書ニ資ルコト多シ、故ニ班固ハ司馬遷ノ史記ヲ評シテ、左氏國語ニ據リ、世本戰國策ヲ采ルト云ヘリ、史記中戰國時代ノ記事ハ、國策ニ采ル者十ノ八九ナリ、故ニ後世史家必讀ノ書トナレリ。

李文叔ノ戰國策ノ後ニ書スル文ニ曰ク、戰國策所載、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鄭其説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ト、此ノ言ハ善ク國策ノ文ヲ評スル者ト言フベシ、史記中出色ノ文トスル者ハ、魯仲連蘇秦刺客孟嘗平原范雎ノ諸傳ナルガ、是レ皆國策ヲ采ル者ナリ、轉非ノ議論ニ長ゼル、國策ノ叙事ニ巧ナル、戰國時代ニ於ケル二大文章ト稱スベシ、是レ亦國策ガ後世辭章家必讀ノ書ナリシ所以ナ

リ。
著者及傳來 國策ノ著者ハ不明ナリ。前漢ノ末ニ劉向ガ宮中ノ秘書ヲ校シタル時
ニ、國策國事書短長事語長書脩書等ノ名稱ニテ、秘閣中ニ在リテ、當時已ニ何人ノ著
ナルヲ知ル能ハザリシト思ハル、其ノ書ノ篇數モ重複シテ、文字ニモ誤リアリシヲ、
劉向ガ校定シテ三十三卷トシ、戰國策謀ノ書ナルヲ以テ、戰國策ト名ヲ定メタル事、
其ノ校書叙錄ニアリ。漢書藝文志ニ、戰國策三十三篇ヲ載ス。劉向校定ノ本ナルコト
勿論ナリ。此ノ後、後漢ノ高誘ガ注シタルガ、六朝ヨリ五代迄ハ世ニ行ハレザリシト
見エ、注本モ傳ハラズ。宋ノ曾南豐ニ至リ、再ビ國策校定ノ事アリ。南豐ノ自序ニ據レ
バ、劉向校定ノ國策ハ三十三篇トアレド、崇文總目ニハ十一篇トアリテ、缺略セリ。故
ニ、（シ）士大夫ノ家ニ訪求シテ、三十三篇ノ完本ト爲スヲ得、又其ノ誤謬ヲ正シタリ
云云。隋唐ノ志ニハ、國策本書及高誘注、共ニ三十三卷トアリ。崇文總目ニ至リ、國策十
一篇高誘注八篇トアルハ、五代ヨリ宋ノ中世ノ間ニ殘缺シテ、曾南豐ニ至リ、再ビ之
ヲ劉氏ノ舊觀ニ復シタルナリ。故ニ今日ニ傳フル所ノ諸本ハ篇章ニ前後出入ノ差
アレドモ、要スルニ南豐ノ校定本ナリ。次ニ本書引用ノ諸本ニ就テ説明セン。

高誘注本 高誘、漢人ナリ。淮南子戰國策ヲ注ス。國策ノ注ハ誘ヲ最古トス。其ノ本早

々殘缺シテ、今在ル者ハ二卷三卷四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ノ
十卷ナリ、崇文總目ニ誘注八卷トアレド、南豐ノ自序ニハ、今存者十篇トアルト合ス。
高氏本ノ篇次ハ現行本ト同シカラザルモノアリ、高氏本ハ東周ヲ首トシ、次ニ西周
アリ、現行本ハ之ニ反ス、是皆鮑彪ノ爲ス所ニシテ、國策ノ舊次ニアラズ。

鮑氏戰國策注 宋ノ鮑彪撰ス、四庫全書提要ニ曰ク、彪ガ書其ノ篇次先後ハ己ガ意
ヲ以テ改移ス、劉向曾鞏ノ舊ニアラズ、其ノ東西二周ヲ更定スルハ、自ラ以テ考據ノ
特筆トス云々、然レドモ東西周ヲ變更シタルハ、後儒之ヲ議スルモノ多シ、但現行本
ノ篇章ハ、總テ鮑本ニ據ルヲ以テ、高誘ヲ除ク外ハ、正シキ者ナシ。

戰國策校注 元吳師道撰ス、師道字ハ正傳、元ノ至治中ノ進士ナリ、鮑彪注ノ善ナラ
ザルモノ多キヲ以テ、姚宏ノ續注ヲ取り、鮑注ト參考シ、又諸書ヲ雜引シテ、之ヲ考正
シタリ、其ノ篇章注文ハ總テ鮑氏ノ舊ニ從ヒテ、每條ノ下ニ増シタルハ補ト曰ヒ、紕
シタルハ正ト曰ヒテ之ヲ分チ、又篇章ノ鮑彪ノ爲ニ改移セラレタル者ハ、別ニ卷首
ニ標シテ、原本ノ次第ヲ明瞭ナラシム、吳本師道本、正傳本等ト云フハ、皆此ノ書ナリ、
此ノ外竹本曾鞏、錢本（錢藻）、劉本（劉敞）集本（集賢院）等ノ諸本アリ。

姚校本 宋ノ姚宏ガ校定シタル高誘本ナリ、現行高誘本ハ多ク此ノ本ナリ、然レド

モ誘ガ注ハ十卷ダゲニ止リ、他ハ皆宏ガ續注ナリ、又本文ニ鮑氏本ニ從ヒタル處多シ、高誘本ノ完キ者ニアラズ、雅雨堂本亦是ノ本ナリ。

黃丕烈本 嘉慶八年、吳縣ノ黃丕烈撰ス、丕烈ハ姚校高氏本ガ、高誘ノ原書ニアラザルヲ病ミ、宋槧ヲ影鈔シテ、刻川姚氏本戰國策ヲ校刊シ、別ニ札記三卷ヲ著ハシ、之ヲ附刻セリ、札記ハ諸本ノ同異ヲ校勘シ、鮑本ノ誤ヲ正シ、國策ヲ高氏ノ舊面目ニ復セシメタリ、現行本中此ノ書ヲ唯一ノ良著トス、札記ハ本書ノ後ニ附刻ス。

正解本 本書ノ底本ナリ、江戸横田惟孝撰ス、文政七年刻ス、正文ハ鮑氏本ニ據リ、每篇考異ヲ附シ同異ヲ詳記ス、注中鮑彪ヲ取ル所アレド、多クハ一家ノ說ニテ、閒閒爾君長戸崎淡園ノ說ヲ併セ取レリ、黃丕烈札記ノ精博ニ及バズト雖、鮑注ニ比スレバ一日ノ長アリ、國策注ニテ邦人ノ著ハ、此ノ書ヲ最優ナル者トスベシ。

中井履軒雕題 二卷アリ、履軒ノ學ハ博洽ニ於テ缺クル所アレド、往往精當不易ノ說アリ、諸雕題皆然ヲ、今本書ヲ校訂スルニ當リ、其ノ可ナル者ヲ取リテ、欄外ニ標記ス、唯國策ノ文ヲ以テ、後人ノ僞撰ニ出ヅル者多シトシテ、史記ト同ジキ者ハ、總テ之ヲ抹殺セントスルハ、武斷ニ失スルヲ以テ取ラズ。

戰國策補正 先王父ノ著ナリ、原著ハ黃丕烈本ノ篇次ニ從ヒ、摘解シタル者ナルガ、

正解本中ニ附刻スル爲ニ、總テ正解ニ從ヒ、之ヲ考異ノ次ニ載スル事トシタリ。

本書引用書ノ説明ハ之ヲ以テ終リトスベキガ、次ニ參讀スベキ書一二ヲ舉ゲン、
國策地名考二十卷 清ノ程恩澤著 秋子奇箋、尊雅堂叢書ニアリ。

戰國策釋地二卷 張琦著 家刻本。

終リニ臨ミ、竹添博士ヨリ珍藏ノ戰國策雕題ヲ貸與セラレタル事、並ニ文學士佐佐
木平治郎君ガ、特ニ助力ヲ惠セラレタル事ヲ敬謝ス。

大正三年十一月三日

安井小太郎 識

戰國策解題終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并札記序

姚者顧千里爲予言。曾見宋槧剡川姚氏本戰國策。予心識之。厥後遂得諸鮑綠飲所。格墨精好。蓋所謂梁溪高氏本也。千里爲予校盧氏雅雨堂刻本一過。取而細讀。始知盧本雖據陸敕先抄校姚氏本所刻。而實失其真。往往反從鮑彪所改。及加字并抹除者。未知盧陸誰爲之也。夫鮑之率意竄改。其謬妄固不待言。乃更援而入諸姚氏本之中。是爲厚誣古人矣。金華吳正傳氏重校此書。其自序有曰。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大於闕疑。知言也哉。後之君子。未能用此爲藥石。可一慨已。今年命工纖悉影樵宋槧而重刊焉。并用家藏至正乙巳吳氏本。互勘爲之札記。凡三卷。詳列異同。推原盧本致誤之由。訂其失。兼存吳氏重校語之涉於字句者。亦下己意以益姚氏之未備。大旨專主師法乎闕疑存古。不欲苟取文從字順。願貽諸好學深思之士。吳氏校每云一本。謂其所見浙建括蒼本也。今皆不可復得。故悉載之。宋槧更有所謂梁溪安氏

本。今未見。見其影鈔者。在千里之從兄抱冲家。其云。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補註。標舉行閒。惜乎不并存也。非一刻小小有異。然皆較高氏本爲遜。故不復論。嘉慶八年八月八日吳縣黃丕烈撰。

卷上 起東周第一。盡齊四第十一

卷中 起齊五第十二。盡魏一第二十二

卷下 起魏二第二十三。盡中山第三十三

戰國策正解序

戰國策者。蓋當時之雜記。而秦人之所編錄也。其事則從橫傾奪。其言則譎誑功利。終之六國。以此喪其國。秦以此失其天下。策士令其終者。蓋亦鮮矣。雖閒有彼善於此者。要亦不足以爲訓也。然則斯書可廢與。曰。何可廢也。夫治必稱唐虞三代。亂必言春秋戰國。春秋則左傳國語存焉。戰國則舍斯書而何在。太史公所據。亦唯斯而已矣。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夫法治戒亂。古今常典。然不審其所由。而徒稱言而已。則不去就失路而背馳者。幾希矣。且夫舜禹大聖也。而其相告戒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則知空言之諄諄。不若指行事之著明矣。然則欲知戰國之所以爲戰國。安

可不讀斯書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蓋曰：法善改惡，善惡皆可以爲我師也。是故詩之美刺共存之，春秋善惡并記焉，以示勸懲。孔門之教，蓋爲然也。若夫曰：害乎名教，而飭戒子弟，令勿披覽者，徒知善之可以爲法，而不知惡之可以爲戒也。其諸異乎夫子之教與？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其此之謂也。噫！拘儒一唱，是固說，而曲學隨而和之。斯書殆束閣焉。夫古書之傳于今，孰能無誤？然士子所朝夕誦習，隨誤隨正，是以不至大誤。今斯書尤多舛訛者，是誰之過與？吾愍其如此，既讎校數本，善者從之，可者據之，又其他片言隻辭，苟可以爲徵者，采摭以參互訂正。然後取諸說之長，附以管窺，不獨解文義，閒有是正存焉。故并命曰：戰國策正解。其所不知，闕如以俟。後之君

子極知不自揣之甚。不免於蕪穢之責。冀人之好我。摘其過謬。若其護短蔽拙。爲之辭者。吾亦不敢。

文政甲申仲冬冬至前一日

東都 橫田 惟孝 順藏 敘

戰國策正解序終

策戰國策正解序

戰國策非史流也。夫書有原有流。流者蓋出行人矣。周官行人掌親諸侯。時聘以結其好。閒問以諭其志。諸侯之邦交。亦有歲問。殷聘。世朝之禮焉。故春秋列國。其士大夫爲國使者。君之榮辱。因之。國之利害。係焉。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又曰。使乎使乎。孔子之取士。意可見矣。下及戰國。上以傾奪爲賢。下以功利爲榮。於斯時也。行人之流。遂爲從橫權謀。其詐譖傾覆。干賞蹈利。機智百出。神奇不測。慎戰議兵者。亦不可不知焉。至秦并天下。破壞列國。爲郡縣。廢絕封侯。置守令。無復由施其術也。於是其徒患業之不傳焉。輯錄其雋永。號曰策。策謀也。當屬兵家。而在權謀者也。然而以戰國之成敗多在策中。及司馬遷修史記。收而錄之。劉向父子

乃誤屬史家。自是厥後。史氏因之。視以爲古史。世之惑者。或繩以春秋之法。乃謂亂史害乎名教。夫書有原有流。事從流別。言隨事異矣。故詩自詩。易自易。百家分別。各無相亂也。如其以不說象數。而致嫌於詩。爲雅頌不具。而遺憾於易。則可謂惑矣。以是觀之。貴褒貶勸懲之義於兵家權謀之書者。豈非不知其類也歟。吾友順藏嘗註國策。名曰正解。去年之夏。徵序于余。時余隴行有日矣。不遑筆研也。今秋東歸。卽來相見。把手喜其無恙。乃曰。予之正解。閒者有欲爲我捐資以槩行者。予不佞。以未定書。不肯許之。已而思之。年踰知命。身且多病。時者難值而易失。不於時以問世。則恐不得當。已聞多方之匡正矣。乃遂許之。則刻且成。所乞一言。不識果否乎。余乃言曰。戰國策其流蓋出於行人。行人之職。使於四方。其容